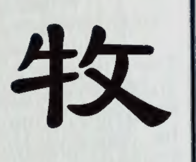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八目

節義下

向朴　顏伯瑋

黃謙　劉子輔

周縉　郁采

霍恩　王佐

王禎　劉源清

宋以方　時楨

黃馴　錢錞

牧津卷之八　節義下

明山陰祁承㸁輯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

恩萬萬無降理毋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憮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造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瘞之

慷慨就死乃眞見節義文章不必指其腹也

李芾

李芾知潭州，元兵圍潭州日久，芾拒守，大小數十戰，城中大窘，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曰，吾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兵佐會飲，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illegible]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

李芾殉國沈忠殉主兩人死骨猶生若尹穀眞腐儒也

唐震

唐震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驕恣亂政震每矯正之值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

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擢江西提刑、過闕陛辭、賈似道以類田爲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盱眙甚暴、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略饒、震發州民城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叱曰、我偷生負國耶、立斬元使、堅

守不下、明年春、元兵大至、城中食盡、都提舉鄭益宵遁、震盡出官錢募戰士、莫有應者、城遂潰、元兵入執震、署降、震奮罵曰、我恨力寡不能殺賊、乃降爾耶、遂與兄椿及家人俱遇害、張世傑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求震尸以葬、

震丰裁矯矯、挺持一世、宜其爲死忠、

謝枋得

謝枋得知信州、時元兵壓境不能守、元將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

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簒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曰、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彊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京三日死、

疊山與文信國皆至燕京、皆從容而後死、一以三日、一以三年、兩公爲國之深心、固不可以常情測、

李庭芝

李庭芝淳祐初舉進士、荆帥孟珙辟爲幕職、珙卒、庭芝扶柩葬之興國、棄官行三年喪、起知淳州、復城荆山、再破李璮兵、揚州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公私俱困、庭芝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官民居皆具、鑿河入金沙、以

省車運、兼浚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鹽利大興、尋罷居京口、元兵圍揚州、起制置兩淮、元遣使招降、庭芝誅之、日責戰、加參知政事、宋亡、謝太后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諭降也、已而兩宮至瓜州、復詔曰、吾與爾皇既臣伏、卿尚爲誰、庭芝不答、出兵奪兩宮、不克、所求驅降兵至城下示之、庭芝曰、一死而已、日出若戰、已而朱煥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秦州城下、裨將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

得死、被執至揚州、斬之、揚民皆泣下、

奉詔守城、一死而已、當此時所可對故主者、惟有此二言耳、悲哉、

王仙

王仙守涪州、北兵攻圍、勢孤援絕、宋亡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吭、不死、以兩手自摘其首、乃墜死、

死守二年之危城、與手摘未墜之首、皆非鐵石人不能、

俞述祖

俞述祖歷沔陽路推官、至正十二年、河南兵攻湖廣行省、長吏上下、望風奔潰、述祖慨然收募義勇、椎牛享士、與敵遇於綠林、相持十餘日、力盡無援、爲敵所執、敵欲降之、縛其五歲小兒曰、不降、將殺是、即厲聲曰、我躬不閱、遑恤其後、何不速殺、賊竟殺之、慢罵不已、遂至支解、速死、罵不絶口、事聞、詔贈奉訓大夫、

處此亦人所大難、

郭蝦蟆

郭蝦蟆爲鳳翔守、時金既亡、西川無不歸順、獨蝦蟆堅守孤城、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寇兵、日與血戰、大兵亦不能卒拔、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于州廨、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殉、火既熾、率將士於前、持備以待、城破、兵塡委以入、鏖

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矢盡、投弓劍於火自焚、城中無一降者、

久圍孤城、如此能守者絕少、城破而入、如此能戰者又絕少、將卒俱赴火如飴、而絕無一降者、此張許之後、不可多得、夷狄之有臣矣、

王浩

王浩起家掾史、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

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愛民多此類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

正氣自當如生

俞肅

俞肅初爲平江路推官、年饑穀貴、流殍、宣慰府檄肅董倉賑給、全活數萬、淮兵壓境、募勇士鑰守盤門、郡僚高安等、謂肅盡不去誅肅、厲聲叱曰、公等以世臣守土、一旦臨利害、不能捐生報國、而顧先去、以爲民望、如恩與義何、高安愧怒、以鐵簡擊肅仆地、遂開門、兵至城下、肅未避被擒、置諸馬前、頃之避、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久之、太府知其人、將授以官、謝之曰、吳門之役

吾甫死所、今日之生、出不幸耳、尚何面目授他命見天日乎、因發憤病卒、年四十五、

吳門既有死所、不以計脫更佳、

李廉

李廉知豐縣、至正間、洞獠出剽掠、廉敎民射、立保互法、境內以寧、紅巾賊驟至、或請避之、廉曰、吾爲國守土、焉有寇至而避之者乎、乃倡吏民戰、衆潰、與其子敬死焉、邑人爲立雙節祠、

倡吏民戰、不如倡吏民守、然死戰自正、

何忠

何忠爲御史以言事出知政平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聽賊撫且請赦於朝廷賊遣會陝渭老表謝密令忠與千戶桂勝仝渭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不聽刀鋸臨之忠不屈且鋸忠忠益大罵賊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死賊固可嘉但謀密事而令人得泄其謀

機事不密則害成，夫豈虛語，

孫炎

孫炎為池州守，會處州降，上命耿再成守之，炎為總制，炎還入處州，時城外皆賊營，不奉約束，咸坐廳事，召城中人跽堦下，諭以順逆利害，語極剴切，人皆叩頭流血，誓不敢有二心，轉相告其鄉民，謂孫使君仁武，降者接踵，數月，賊皆化為良民，炎乃擇其驍勇者練為兵，而以衆所推服者長之，賊至，即率以殺賊，事罷，散歸為農，

○○○○○此○法○甚○好○借○其○反○

邇□苗○將○或○未○得○其○誠○服○耳○○○○○○○○○○

有警、馳符召之、立至、奸吏豪族、畏之如神、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苗洞則賊尚未化爲良民者）炎所練卒反應之、炎被擒囚客守、列卒環守、脅炎降、紿之曰、若生我、吾能成若事、賊知炎非本意、恐自遺患、乃夜以隻雁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援佩刀割雁啖之、舉卮酒引滿、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爲鼠輩擒耶、飲酒自如、卒令解衣、炎大罵曰、此紫綺衣、　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俟其睡、乃害之、後　帝

即位、贈丹陽縣男、

炎能知人、有才畧、劉文成最心折之、覩其

臨難從容殉義、自是不凡、

楊任

楊任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

守袁政多宜民、定不忍貿國、

向朴

向朴洪武二十五年、 上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朴應詔、陛見、 高皇帝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 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因問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即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爲之闢荊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其衝、無城

郭可守，糾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衆寡不敵，被擒，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與拾遺接葬道左，二子道淳道徵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栢悲號之風，

周之頑民，

顏伯瑋，

顏伯瑋瓌，唐魯公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受沛知縣，北兵起，李景隆屯兵德州，伯瑋率淮北民給軍餉，三年六月，北兵掠濟，遊兵逼沛，沛人逃

匿、伯瑋招倈、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又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所存皆老弱、是月望日、北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閒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次子有爲還、曰、爾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二十二日夜二鼓、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乃自經死、有爲不忍去、遂刎以從、

伯瑋死忠、有爲死孝、

黃謙

黃謙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戰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執至徐欲招降之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沛吏何多忠義可見風尚亦在所感

劉子輔

劉子輔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歷官廣東按察使後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子觀交人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

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急城中食且盡遂陷兵民盡死鬬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卽自經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旣得交人心何不爲弘遠之計徒以嬰城自守坐困於寇乎然一門死難忠義自可嘉尚

周縉

周縉國初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靖難

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承清地密邇燕府、縉極力為拒守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以報國、道聞母喪、歸葬、即出糾聚義旅勤王、戰艦戎器數日畧具、及聞天命有歸、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縉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典謫戍興州、居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于家、

不但其志可尚、即其才亦自不凡、

郁采

郁采少刻苦學問，有節槩，初授刑部主事，不能阿部長，部長附吏議，奏請大名教授，稍遷裕州同知，適流賊起河北，殘破州縣，勢甚熾，采身率裕人，繕城以待，賊至裕，守欲棄城走，采曰，毋為民望，乃身先登陴，矢石四下，賊避城而營，則又遣人潛俘其醜，手劍之，灑淚以激州人，州人感且泣，人人願效死，賊稍稍引去，采計其必復來，益練兵厚為備，令人舁妻女，托其友儀賓莊士

傳、且輿訣曰、脫賊再至、釆必死、所欲以家累累
君者、恐重傷老母心也、莊館其妻女於母所、已
而賊果擁衆譟呼至、守益怖欲走、釆曰、母恐、西
南城塹河也、寇難近、屬公東北平淺易破、有釆
在、左右知釆必死、謂曰、母在、柰何死、釆曰、止、曾
是偷生以爲身乎、賊攻東郛不克、守開西門潛
遁去、賊乘之入、釆還救巷戰、被執、罵不休、賊裂
其口、輔殘其體、事聞、詔贈光祿寺少卿、

使釆仗鉞而守封疆、必能建安攘之績、未

必至一死事而稱忠臣、采未爲不幸、但亦此

骯髒士、而見嫉於部長、直道之難容也、可

爲一嘆、

霍恩

霍恩知上蔡縣、正德中、賊趙鐩等率衆攻城、恩

募兵拒守、晝夜、城破、被執、賊欲釋用、不從、賊乃

以刃揷諸口脅之、恩叫罵愈厲、賊怒、遂裂其屍、

四置縣門、妻劉氏聞之、卽自縊、不死、以簪揷入

心、乃死、得聞、贈光祿寺少卿、錄其子、仍敕有司

建廟賜額愍節、

晝夜拒戰、力屈而死、乃爲殉職、不然、卽死亦何爲、

王佐

王佐初授汝寧西平令、始至、卽招徠失業、撫輯居民、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會齊魯閒盜起、肆行刧掠、遠近騷動、佐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池、大修戰守、且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洛、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道遇鄧賊、倏縱兵

之搏賊曰此令壯士第取其馬而去久之盜勢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令出子女金帛以免不然且屠邑佐曰若是尚可以爲邑哉亦何面目爲令乎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防且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奮鋭躍馬出佐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攻益急時官軍皆逗遛不敢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佐瞋目大駡幾絶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抑使就跪佐駡曰我天子命官爾逋誅逆賊

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滕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加其節，贈光祿寺少卿，

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然此君經濟，不在死守一城，恨官軍逗留，不爲援耳，

王禎

王禎任夔州府判，會賊石和尚流入夔，時王同知已受牒捕賊，王怯而猾，託疾不出，禎大憤，面數之曰，公職何事，忍委赤子虎口耶，王慚蔗之，禎即勒兵晝夜行，賊方破巫山，禎出賊不意，殺

三十三人賊遁去無何復寇夔府邑王託疾却故禎復慨然以兵往與賊夾水而戰禎陷入淖被執賊欲降之禎不屈罵賊以死禎馬逸歸長嘶于郡門若告急狀識者曰此王公馬也怪之後二十五日子廣得父屍方暑不腐面如生禎死所去郡殆三百里王謂良馬心欲得之而廣亦以貧故售于王顧償不當直夜且半王聞馬哀鳴命秣者加莝豆鳴如故王自起視馬突前嚙其項良久得脫復踦其胸仆之地翌日王嘔

血數升死、人以為禎之忠魂、托馬擊王云、事聞、

贈禎諫議大夫、錄其子、

王別駕忠魂、困雖死猶生、但此丞人理俱

絕、犬豕當不食其餘、非得此馬、安能一快

人心痛憤、惜無人為此馬立傳、

劉源清

劉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莫敢犯、

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擒此賊、非夫也、明

年六月宸濠果反、殺孫許二公、僞檄傳至邑、人

情洶洶謀竄匿源清閉閣下令曰敢逃者斬有家僮欲避去即手刃之以殉妻妾皆鎖置一室周積以薪俟事急舉火遣兵校婁仍等來取印及徵兵清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為防守自是民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控之功也清初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吉安守伍文定起義源率兵進剿卒共底定

斬家僮鎖妻妾皆是鎮定人心一法

宋以方

宋以方爲瑞州守、正德戊寅冬至、有火墜瑞城東者三、形如電光、燭數里、地爲之赤、良久乃滅、占者云、地方當有兵火、以方曰、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囤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爲、輒拒抑之、以是積忤濠意、濠甘心於以方久矣、明年己卯六月、方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方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

濠反、孫許二公被害、及出城、械公前驛至千兵、數其領兵方曰、此身惟一死、何至為亂逆作前示。拘囚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方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遂罵賊投水死、軍中無記其事者、後都御史陳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

此公雖欲以一死守安郡、然綢繆捍禦、既有夙備、在考績之行可止、即以一生守守郡、更為得策、

時植

時植少以志節自負爲梁山主簿潔身惠民時蜀寇肆掠漢中東窺鄖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饟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隣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偫募勇敢泣盟于堂上人皆用命及賊薄境植先伏銳卒于多喜山扼險要自營於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壘石起戰樓於城

上、躬擐甲胄、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側、不能達、方南攻忠州、憤敗于梁、退合麇二兵直趨城下、植繫印於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趨南城樓墉墮圮、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埤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寇方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

力戰殺數百賊喋血被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
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
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
於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
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莅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
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
廷瑞於京師磔鄢本恕於襄陽乎方寇壯其言
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
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顧

印左肘奪弗與、因并所其首以死、亦竊以去、且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

此公禦寇之志雖堅、而妻子之念尚重、幸此寇無使主簿無後、尚有良心、

黃馴

黃馴爲溫州守、時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馴出逆之、人或謂馴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馴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遽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

而三馴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之疊石、一軍之鐵場、以爲馴後、馴出誓其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釂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馴自持弓矢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搶疊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軍以走、賊合而尾中軍、馴腹背受敵、遂大潰、馴力戰久之、短兵相接、頹壓下稍

稍盡、有挽馴以遁、馴拔劍斷其指、曰去之、此吾狥節地也、賊叢擲赴之、執馴坐榕樹下、面脅之降、馴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汝歸予我千金、即釋去、馴嫚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狥、旦暮磔裂死、何以金爲、賊怒裸寸斬之、馴罵不絕口、

拔劍斷指、激烈之氣、死骨猶香、若以千金而得生、生乃遺臭矣、

錢錞

錢錞初授知江陰縣、錞性剛果、邁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錞以浙直脣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賊掠江陰、錞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卻之、賊不敢偪城、退營于定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錞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暘鎮、已賊艘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

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鐸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鐸被創猶鬪賊遂遁去鐸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略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涇入偪城鐸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渡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燄蔽天鐸從城上望之嚼指誓曰剪屠烈矣祟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出背城決死

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鐔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鐔自督其所從卒、兵起、鐔墜馬、復躍而上、賊戟之下、死焉、事聞、詔贈鐔光祿少卿、蔭一子、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

鐔之遇害、以狼兵潰走、夫用人之際而素折其氣、何以致人之效命、所以善將兵者、尤在平時撫循、

牧津卷之八 終

牧津卷之九目

當機

段秀實 二見　霍王元軌
曹瑋 二見　王武恭
文潞公彥博　韓魏公琦
陸說　張忠定公詠 二見
薛簡肅公奎　蘇軾 二見
向綜　孫沔
王忠穆公曮　王益
劉珙　薛長孺
馮瓚　韓晧

杜紘　王洙

劉舜卿　趙尚寛

王佐　張環

魏勝　董槐

王舉元　黄震

黄炳　張昇

劉几　董摶霄

陶魯二見　伍文定

張佳胤　尹畊

留志淑　　浚

周之屏

牧津卷之九　　當機

明山陰祁承㸁輯

李廣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馳射匈奴射雕者三人、殺之、望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大恐、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匈奴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妙在未到匈奴陣二里止，且不至兩兵相迫，又妙在解鞍以堅其意，此雖是險着，然倉卒中，舍此亦更無別法，

廉范

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旁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許，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

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善於用少明於擊歸循吏故饒邊才○一場勝算皆從日暮處相機制敵

馬援

馬援爲隴西太守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

援方與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境、狄道長歸守寺舍、良佈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既知其詭、自當以一笑鎮之、

文聘

文聘為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不知所施、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

忠臣、故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臥舍中不起、而敵且入舍中、爲之奈何、亦以文聘能料定仲謀耳、

袁紹

袁紹領冀州牧、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殺郡守、坐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爾時不得不以此安衆、

曹操

曹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操軍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以爲當還自救、操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

袁紹官渡之役、遣淳于瓊督運烏巢、曹操

自將擊之。張郃請別兵救瓊。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退。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郭圖擣虛之計。與操畧同。而卒以潰敗。何也。操能攻毒之本也。而紹不能拔操之本營故也。兵固有同形而異情者。必知已知彼。乃能制勝。苟不量彼已。而徒襲古人之迹。能

無敗乎、○兵法料寇、便能制寇于毒原、非操敵所以能操縱自如、

賈逵

賈逵爲澠池令、高幹反、張琰將舉兵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逵盡誅之、修城拒琰、

聞變出不意、幸性起見甚速、故制人而不

制于人、

劉道規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一焚可安衆心、時勢亦自合如此、

朱齡石

朱齡石爲益州刺史、與臧熹等伐蜀、劉裕與齡石密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

我今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趨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憙從中水取廣漢使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齡石至平模斬其將侯輝縱棄城走

楊用修曰、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〇妙在濟師外水、而陽言內水、既以豁石之師出其不意、而又以老弱之遣示之不疑、最得虛虛實實之妙、安得不虜在目中

蕭衍

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

行事蕭穎胄以襄陽、梁武行時爲雍州刺史、
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等詣江陵、遍與州府
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
陽、又加以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
耶、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
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穎胄
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
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
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

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户具及問天虎而户無所說行事不睹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落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巴州太守之兵原就穎胄而發利害既爾

相依、肝膽自當相信、豈容以一空函、便爲所惑、額冑當日、不斬天虎、直送山陽營、梁武之計、未必能行、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授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旬日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援軍至、合擊破

之、

城門益火、賊不得入、此法亦不可不知、

蕭承之

義熙中、魏乘勝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姑以愚敵非可常試

庾域

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此黃葉之止兒啼，一時權法，

王思政

高歡使劉豐生追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爲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示不足畏、後數月、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

思政不但見應卒之敏、更自饒綢繆之圖、

張守珪

唐開元中、吐蕃寇陷瓜州、毀其城而去、乃以張守珪爲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幹纔立、賊又猝至、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

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虜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敗之，

創夷之後，示以暇豫，不但應卒，亦見方畧如此，邊吏，方稱長城，

段秀實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聞警鼓而發，前夕有告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之數刻，遂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夜焚槀積

約救火則發。秀實嚴申警備，夜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其黨斬以狥。（收者不動聲色處更難）

設非告者，幾墮術中，第寂然不動，而一旦收捕其黨，是有權術，有殺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

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不但强寇在境、無以枝蔓傷人心、即治邊之法、亦自當爾、

曹瑋

曹瑋知渭州、一日方召諸將飲、有叛卒數十、亡奔賊境、俄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之、以爲襲已、盡殺之、卒遂不復叛、

諸將相視失色而公言笑如平時則[illegible][illegible]

之命虜始益信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關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妙在此處）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

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門汝何不戒士，使如此，欲求汝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

含之倉中肅然

如此處分自然人心帖服然其一言衆無不肅平日勿擾我菩薩乎信已非一日矣

文潞公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詐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敝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

一時安衆徐乃正法公固自安閑然爾

時或拆及公庭、亦如此不問否、

韓魏公

韓魏公琦、仁宗朝、出知鄆州、鄆素多盜、法、捕盜者以百日爲三限、限滿不獲、抵罪、盜未得、而以捕盜被刑者滋多、琦令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由是盜多獲、而捕者免刑、因著爲令、後徙定州、州久用戎將將兵、兵驕、一日放廩、卒惡米陳、並執籌不請、琦聞馳至、卒十人持米前讙訴、琦坐定、徐出懷中米一裹、示之曰、琦亦請此、若曹何

譁乎、立斬訴者十人、一軍股栗、

觀韓公二事、寛猛兼施、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懐中裹米、示爲様榜、可令此輩語塞、然後立斬十人、大有先後之着、

陸詵

陸詵知延州、時夏主諒祚寇大順城、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環慶經畧察援、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兵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歲賜銀幣、詵曰、朝

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國威不立、因留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大沮、遣使謝罪、

只此一留、勝十萬師、所以當事貴識、

張詠

張文忠詠知成都、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大軍大閱、詠始出、衆擁馬呼萬歲者三、詠徐下馬東北向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行、衆氣沮、遂不敢譁、

當萬軍呼譟之時、令乖崖不知出此、衆譟未必遽止、安知不如石敬塘、斬三十人以止之、而猶啓廢帝之疑耶、或以詠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此時、琦亦不知所措、要以當機之發、箭鋒針芥、原難預定、未可便以此判二公膽識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讌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

於擒獲處斬刦、民間以爲神斷、章獻時、公與王文康公同執政、一日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者、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公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簡肅之定亂、妙在只於擒獲斬刦、不然轉相攀引、人心便爾岌岌、○文康與簡肅之一斬一叱、全在平日制馭有方、臨境神情鎮定、不在斬不斬分優劣也、

蘇軾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强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文忠之應機不難，而卒能招出戮之以肅法，此乃爲難耳。○妙在投書不視，

向綜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

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就寢自若號令申嚴動靜俱中窾

孫沔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以徇將佐爭言此戲耳不足深罪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曰汝頼戲我前卽私

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帑去，

無敢譁者

妙在借優人作先着

王忠穆公

王忠穆公醲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督軍校

爲亂者，醲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

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

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爲政大體，不爲

苛察，蜀人愛之，

不亂者不問亂者固不容不問、不戮十餘人、亂未定也、脫巾之變未有不釀成於姑息者、妙在諭衆皆出、則倡亂者可得而指、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問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衆不服、

定變只是一捷法、稍擬議則轉滋變矣、

劉珙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恩威並著者、惟在緩急二字、酌量得有成算、

薛長孺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得之、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定嚣之法、惟在一語入人心、則羣情自戢

○天下惟質厚人、臨事自然敢決、若輕佻

者當境無不周章

馮瓚

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筆梃相擊耳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州兵三百人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只是賊情了了、故可持重以應、

韓皓

韓皓寬仁有度、政和閒、宰唐之桐柏、廣武堤決、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收刷稻草、爲壅禦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實、上下危懼失措、桐柏西城、有朝廷椿草數十萬、李彥主其事、輒動者流、不以蔭論、官吏睥睨莫敢窺、皓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不相及、雖嚴督若曹、理難得草、而上危下迫、如有此、設際悞、吾曹

何以生爲。西城所椿。雖有大禁。我願往取應急。得上寛主憂。下瘳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感泣從命。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賴乎。李彥怒。欲劾竄之。諸司知其心。遷延旬月。至秋。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補納西城倉盡爲新草。上責遂緩。牒解官歸許。邑人立亭城北名曰思韓

（於椿其亦未嘗無益）

擅發廩以救荒易。擅發椿以塞決難。何者以椿禁之甚厲。典守之互異也。即此見實

心亦見經濟、然妙在徑入西城倉、若一涉商確於主者、便自掣肘矣、

杜紘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處事因宜鎮定，然亦不可無察奸之識，惟能識倡亂之故，自然坐應有餘，

王洙

王洙知襄州，會蘄卒叛，州郡洶洶，佐吏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庫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處反側第一着，惟在鎮定人心

劉舜卿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西關鎖去，吏密以聞，舜

卿不問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諜送盜者并以鎖至意識舜卿曰無備舜卿曰吾西關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若虜智過舜卿盜者亦未便獲罪

趙尚寬

趙尚寛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寛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隸他營

焚書、黜校、分隷士卒、不可無此處分、

王佐

王佐以廷對第一、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爲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俟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

妖人責狀即斬省多少蔓延

張瓌

張瓌知洪州營校督役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甫諜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治諸者十人不爲易校

易之則無法

魏勝

魏勝知海州虜至環城爲營數重勝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

攻、已植雲梯、立砲座、四面合圍、負土塡壕、勝令倂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繼以火斗金液、虜竟不能近、

遇敵故當以鎭定勝、然其中自有虛虛實實之妙、

董槐

董槐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閉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我歲請、吾屬貴之償、不爲亂

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膊彥直之家、

斬彥直馬前、而必捕戮首亂者、乃可以懲鼓譟之衆、至膊彥直一着、更自得體、

王舉元

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堤、盜乘間竊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擒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京東轉運使、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

其財物往往陰殺之以病死聞舉元奏請舉宮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

擒盜然後治隄得先後着

黃震

黃震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當機濟變才貴轉圜

黄炳

嘉熙間、峒丁反、一日五更報且至、萬安守黄炳遣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乃率吏輩、携竹籮木桶、沿市民問曰、知縣買飯、時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極易辦事、然倉卒中、不易籌此、

張昇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東書於其家者、踰三

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託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更赦矣勿論

既寄書而三年取閱其言已不足信處此惟有一焚更赦二字尤足杜後言

劉几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劇飲達旦、必先有成畫定算在、不然、未便
可以度量自矯、

董摶霄

董摶霄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勢甚猖
獗、摶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摶霄持之不爲
荅、徐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
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
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白旗動礮即發、已而旗
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全在按軍不動處、示之以怯、非直欲使賊不爲備、正所以乘賊之弛、得擊惰法、

陶魯

陶魯爲新會令、當夷洞與盜賊竊發不時、欲爲地方勦除深計、擇子弟之材武者爲敢勇、日訓練射熟、其爲人、逆出師、將擊東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爲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渡一人、與之謀、既反、然後復渡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

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三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則發兵兵皆莫知所如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

夫子固云好謀而成又曰人三為衆謀盡三數人儘可觸類而長所以沉幾遠慮之人定為虛中博採之事人知陶節菴才局不可及不知其得之集思廣益者多

伍文定

宸濠退保樵舍時伍文定爲吉安守王文成公討逆乃遣滿總與濠對江而軍遏其徑渡時北風猛甚俄變南風有議欲火攻者文定不應衆力贊之文定曰省城空虛若一失利大衆且散誰執其咎衆爭議夜猶不決文定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募舟四十艘實藁灌油遣總軍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而伏更以他軍營其故地黎明發舟乘風舉火頃刻達濠營濠舟膠于淺舳艫連絡倉卒不得發舟蓬多竹葉火起飄然

焚溺死者不可勝算

事以密成、火攻固非可言、堂滿堂者邀、

張佳胤

張佳胤令滑時、有巨盗任敬、高章矯滑幣金一萬有奇、與其黨王保等潛至滑城外、而敬章二賊入城、稱錦衣使、投刺謁公、門者辨之、輒手摑門者、直入堂階、北向立、胤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倨見使臣乎、胤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胤謂是必逮

我矣乃令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縶敬附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有滑人耿隨朔任戶曹管草場被火詔縶都官獄瀜聞之益信遂延二賊入後堂敬拉瀜左手章擁瀜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來借公帑中萬金遂與章出七首交置瀜頸曰事成則生否則有如此七首瀜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吾即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即不匕首吾書生孱夫能搏爾耶且

（緩一着）

爾既稱錦衣使奈何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賊以爲然遂袖匕首亂曰滑小邑安得萬金敢即出劄記錄直指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果萬金公覽而驚異之不復辯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覆開諭久之〇又〇緩〇他〇一〇首〇曰吾黨五人人當予五千金亂謝曰幸甚但爾兩人奈何橐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部逮故事勿令一人從從即先刺公

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躍馬去、然後釋公歸、瀧曰、吾卽取諸篘中、易易耳、但逮我而晝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瀧又曰、篘金皆各司積聚、易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二賊益善公計、瀧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瀧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吾

て〇綴〇一〇齊〇

四〇字〇可〇意〇合

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亂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其也上若干其也中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亂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窶人狀亂蓋不欲露其力士本相也（令懸呼吸間作如此方畧）相乃大悟出亂取酒食與之酬酢而先飲食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二賊喜甚酒畢囊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

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
符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豪狀
則又大喜、謂公不我詒也、公謬爲予金狀、呼天
乎几案至、胤又呼曰、此几小、置金幾何、庫中素
有長几、胡不取來、長几至、横之後堂、其時敬居
客位、胤與二賊主位、而長几界于其間、胤幸與
敬稍隔矣、賊輩固捧公背、不旋踵侍胤所、胤稍
遠之、則起持汝霖輩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
禮、何暇視法馬、則法馬者、前之事也、章乃稍就

凡視法馬而九人者挾其所裹鐵器競前故為發金狀、亂稍脫身、[illegible]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亂從前堂出[illegible]趕僕追、亂不及、拔刀刎於樹下、章亦欲刎、為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梟為上狀、令緹帥陸炳擒捕之、盡付諸理、與章等俱論死、磔于市、

當剸刃於頭、而神閑氣定、款語揖讓、從容指月語之外、另構空中籌畫、而殲厥劇盗

如玩小兒、經濟權畧、眞獨步一時、若定兩

浙兵民之變、何足盡公一班也、

尹耕

嘉靖中、大同叛卒亂、時尹畊爲藁城令、謁尙書張子麟、因言下城策、曰、朝廷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及進兵、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爲隳、後兵退數日、水涸、城乃墮、後畊謁故總督劉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始知宋太祖灌太原、契丹

使臣、有譏其不知俟涸之故、以今驗之、始知其說有據、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大同之變、首亂當誅者、不過數十人耳、乃欲橫屠一城、并宗藩而魚鼈之何哉、不益以堅脅從之心乎、故水攻火攻、皆非大同所宜、獨灌城俟涸、可爲宋事一證、

留志淑

留志淑年十六、游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丱角領鄉薦、成進士、歷官知杭州府、時省城鎮

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千、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淑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恚、欲乘相見倨挫、淑簡執不爲屈、中官畢真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淑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搆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淑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捉民兵伏真門外、

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眞眞怒曰知府以我反乎
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
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堂上執眞手與語當自
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眞倉
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
俄與眞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
爲也眞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眞
入京伏誅其有膽畧知慮動合機宜類如此時
濠變方起人情洶洶以爲必取水道及南京武

廟親率師討之憲臣以徽爲襟喉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便宜表淑知徽州報至即出冢簿爷藏餘八千金人始知眞清白吏也至徽止預撥接駕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去杭踰年人思淑白當道復之臺察以聞竟從杭請

發奸難發奸于摧山倒海之勢則尤難執手與諾之際稍一失機會城不知成何世界此君識力俱到絕勝十萬甲兵

周淡

周渙知鳳翔賓宗哲引兵攻城煥與指揮金興旺嬰城固守敵以荆爲畚笆每笆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北攻鳳凰嘴城上投藁焚之敵輒以鐵鉤攫藁而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兵不至必不能出戰若出其不意出師擣之可折其衝於是分兵出西北二門奮擊之復自城上縋兵下搏戰敵稍却有項卷營而去衆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退必伏兵誘我也遂斂衆遣騎往覘之至五里

披伏果發、

非一戰以擒其不意終不能守、

周之屛

周之屛㩀溧水令、歷轉吉安知府、吉安故有流賊之警、假浙兵爲禦、兵素暴、與郡人士睚眦、露刃入府、譟聲如雷、欲掠帑貲、劫官府爲質、閧報嚴鼓升座、語兵曰、汝輩將有所訴也、將爲亂也、訴則守能爲汝白之、若爲亂則守不懼死、但恐汝曹造罪深重、不得見汝父母妻子矣、語未絕

皆釋戈頫首而拜士大夫莫不謂臨事忠决有安一郡之功在前粤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隱匿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停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看解事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申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大能解事人故遇事輒了